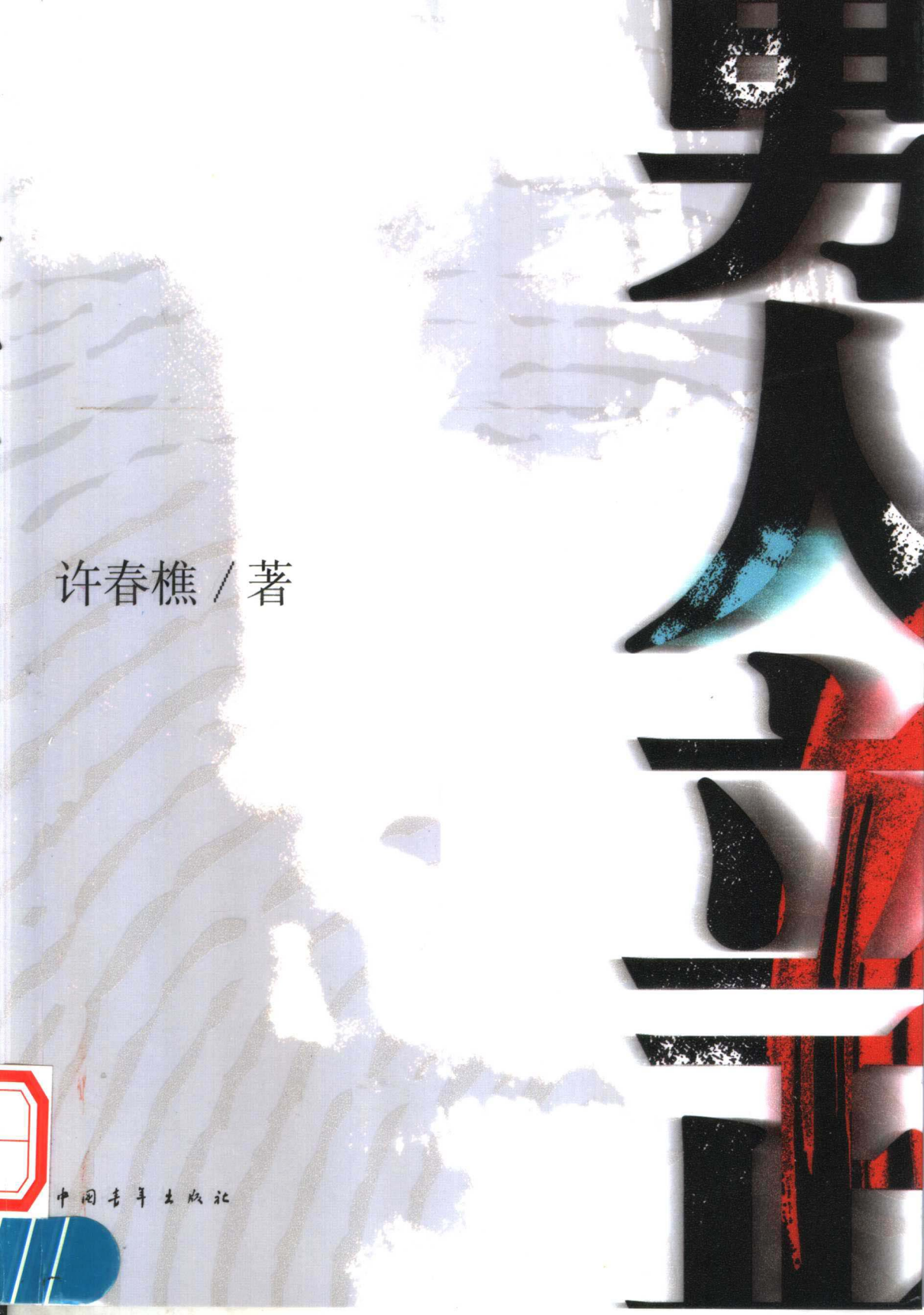




许春樵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立正/许春樵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978-7-5006-7142-8

I.男... II.许...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1316号

责任编辑:李师东

刘 佳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4174917 营销中心电话:(010)6406590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8.25印张 2插页 268千字

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定价: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目录

第一章

陈小莉被戴上了手铐 003

第二章

生死弟兄刘思昌 068

第三章

为了活着的理由,宁可 not 活 138

第四章

男人是抵住地狱之门打开的那个人 178

第五章

回家,一生只记住了一个方向 237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什么都可以起誓，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天是神的座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歹恶。

——《马太福音·论起誓》

第一章

陈小莉被戴上了手铐

1

人活天地间，很是麻烦，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有的人来到这世上就像应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辈子山珍海味，美酒佳人，衣冠楚楚，神色逍遥，临走时，打着饱嗝，抹着一嘴的油水，最后将名字刻进一座豪华体面的大理石墓碑永垂不朽了；而有的人来到这世上，不像是从娘胎里生下来的，倒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辈子缩着脑袋，绷着神经，过着狼狈不堪、四面楚歌的日子，活着就是罪过，活着的本身就是灾难。

一九九四年，四十五岁的陈道生这样想的时候，他的服装店生意已经死到临头了，好像店里卖的不是时装，而是死人穿的寿衣。这种糟糕的联想让陈道生时常倚在无人问津的店门边望着城市的天空发呆，天空的颜色一如既往，阳光均匀地铺满了灰色的屋顶和行人匆忙的脑袋。

说是服装店，还不如说是服装铺子更准确一些。铺子是二层楼门面房的一个过道间，原本是停放自行车和乱扔杂物的地方，四里河服装一条街热起来的时候，嘴有些歪的房东沿着楼梯用粗糙的纤维板一直隔到了街面上，白涂料一刷，卷闸门一装，就成了一间十来个平方的店面。陈道生老婆钱家珍说的一点没错：整个就一违章建筑。好在房租便宜，一个月才三百块钱，陈道生就瞄上了，陈道生走进这间铺面时，铺子原来的店主刚被人用刀捅死，还不到一个星期，墙虽让房东刷白了，可墙壁上的血腥之气似乎还没风干，总有一股类似于死鱼的味道在陈道生鼻子周围徘徊，眼下四里河铺面很紧俏，可还是没人敢租这间倒霉的铺子，怕染上血光之灾，下了岗的陈道生也有些犹豫。

房东周开保捏住蒜头鼻子，歪着轻度中风的嘴对陈道生说，“再让你二十块钱，二百八，怎么样？就当我也挨了一刀。”

铺子就租下了。

陈道生的铺子挤在四里河三里路长的服装一条街里，就像一篇漫长文章中不小心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标点符号，甚至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一九九四年是一个思想不准西化而物质已经全面西化的年代，外国的汽车、彩电、冰箱、录像机、牛仔裤、剃须刀、避孕药全都进来了，青年男女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地将头发染黄了、绿了、紫了，走在四里河人如潮水的服装街上，大小店铺卖的都是“鳄鱼”、“花花公子”、“皮尔·卡丹”、“老人头”之类的“世界名牌”，而且店名一律的骇人听闻，诸如“时装城”、“专卖店”、“经典广场”、“名流一族”、“梦幻罗曼斯”，陈道生在白塑料板门匾上用黑漆刷了“道生服装店”几个字，店名出土文物一样陈旧而不合时宜，让人很容易想起过去年代里“药店”、“茶食店”、“寿衣店”什么的。最为致命的是，陈道生坚决不卖东莞、石狮等地的“世界名牌”，他的服装都是从上海、杭州、苏州的国营服装厂进的，一条国产裤子的进价比双河市面上的“世界名牌”零售价还要贵一倍。开这样的服装店相当于人家卖肉，他卖骨头，骨头比肉的价钱还要贵，房东周开保收房租的时候表达了这种看法，陈道生很委屈地说，“那些名牌全都是假货，坑人呢。他们卖的才是骨头，是臭骨头。”在夏天闷热的天气里跟房东争辩“肉”和“骨头”的真假，没什么实际意义，房东要的是房钱，只要钱不假就行了。服装店才开了一年多，眼看着房租水电苛捐杂税都交不起了，这种状况让陈道生心凉了半截，他很难以歌舞升平的心情经营他的生活和服装店。

陈道生总觉得时令有点不大对头，才进了八月，天气就变得相当古怪，那天中午，太阳异常毒辣，空气一动不动，阳光着了火一样将马路边的法桐树叶烤成卷曲和枯黄，午饭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天空突然涌起一大片破棉絮一样的乌云从高楼后面一浪高过一浪地卷过来，阳光被卷得东一缕，西一团的，乱七八糟，刹那间，天气骤变，一阵来路不明的冷风毫无方向地旋转着经过屋顶的上空，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也是冷的，风雨中，树叶漫天飘零，窗台上花盆里的桅子花在雨声中悄悄地落下花瓣。这时人们身上的汗也干了，整个城市都在忙着关电风扇，所有的人面对着月经紊乱一样的天气无所适从，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院里的吴奶奶

说,这叫“阴阳天”,主凶兆,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出现过一次,鬼子就是在“阴阳天”的日子里一路烧杀抢掠到双河市的。

天气预报纠正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说,电视屏幕上那位相貌平庸声音华丽的女主播说,一九九四年秋天提前到来了。

然而,在陈道生服装店门外,一九九四年秋天的双河市到处走着比夏天更加烦躁不安的步子,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鬼,面红耳赤,逻辑混乱,被酒精勾兑起来的欲望和野心在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光煽动下肆无忌惮,歌馆酒楼舞厅迪吧洗脚屋美容院流行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到城市的每一个缝隙中,与此同时,《一无所有》《跟着感觉走》《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之类的毫无理性的歌声灌满了酒气熏天的大街小巷,城市的夜晚流淌着一种变质酸奶的气息。

许多事陈道生始终想不明白,比如在“圣保罗夜总会”给老板当保镖的赵天军,那天捋起袖子暴露出胳膊上蛮横的肌肉反复对他说,“陈叔,这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年头,只有不敢想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赵天军说这话的时候,陈道生刚跟老婆钱家珍吵完架,钱家珍说再不卖“世界名牌”,一家老小迟早要被活活饿死。

吵架时间一般是在店铺打烊后的晚上。陈道生听不懂赵天军的话,当然也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夜晚的黑暗已经完全掩盖了城市的真相,灯红酒绿的绚丽装饰着阴险龌龊的动机,在那些醉生梦死的表情背后,大多数人都愿意不计后果地活着,部分怀揣着恐怖主义勇气的男女们走进了歌馆酒楼舞厅迪吧洗脚屋美容院,他们在不同性质音乐的刺激或安慰下,目光与灯光一样暧昧,数钱的姿势仓促而果断,假皮鞋、假服装、假烟酒、假钢材、假钞票、假汽车、假人参、假文物、假税票在这些欲壑难填的背景中真实成交,成交之后,他们握手拥抱,然后开始跳真舞、赌真钱、吃真摇头丸、买真避孕套,来真的卖淫嫖娼。

没有人能管得了夜晚的城市,也没有人能管得了陈道生女儿陈小莉日益严重的口红与脂粉,才十九岁,她就不得不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对着镜子跟自己的脸较劲,先是打底霜,再抹保湿霜,最后涂上防晒霜,口红眼影描齐了的时候,家里就要吃午饭了。这一年秋天,小莉总是跟家里的镜子过不去,她化完妆时常用眉笔狠狠地砸向无辜的镜子,镜子从来都不愿掩饰她苍白而缺少水分的脸,并且把她错误的化妆直接暴

露给她自己，这等于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检举揭发，就像在商场收银台当众揭发一个行为不端的顾客在货架上偷拿了几根牙签，不算严重，却很丢人。

于是，一九九四年秋天一个阳光很少的上午，陈小莉气急了，她看到自己的脸上不仅没有少女的细腻与红润的迹象，反而像溺水死亡后刚刚打捞上来一样惨白，冰凉，她手里攥着一瓶无济于事的“夏士莲”，长时间地盯着镜子，像盯着一个准备打劫自己的仇人，当云缝里漏出的一缕阳光射进屋内更清晰地照亮自己的表情时，她觉得衣服被穷凶极恶的歹徒当众剥开了，“砰”地一声碎响，“夏士莲”砸到了镜子上，镜子里小莉的脸四分五裂。小莉“哇”地哭了起来，捂着脸一头冲进房内，狠狠地撞上房门。陈小莉倒在床上绝望地闭上泪水模糊的眼睛，很快她就听到母亲钱家珍趿着拖鞋由远而近的走过来，母亲站在门外心疼地嚷道，“你这死丫头，都砸坏六块镜子了。”母亲心疼镜子，说话的声音像从劣质蜂窝煤炉里吐出来的，一股烟雾呛人的味道。

与此同时，小莉的房间里迅速缭绕起了另一种乳白色零乱的烟雾，烟雾一点也不呛人，水一样柔和滋润，小莉沉沦于烟雾的缭绕之中，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在如水轻烟的烘托下，她像一个沉重的包裹被慢慢打开了，打开的身体向天空飞升，盘旋，天空一片蔚蓝，香甜的芒果气息弥漫在她周围，脚下一团团白云如同盛开的棉花，柔软而洁白。

已是做午饭的时辰了，院子里家家户户忙着捅炉子生火做饭，锅碗瓢盆、刀叉勺铲的声音错综复杂地挤满了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

陈小莉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享受完这欲仙欲死的感觉，房门被几个表情冷酷的男人撞开了，是警察。

陈小莉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身体绵软得像一条正在作茧自缚的蚕，她很难充分地睁开眼睛，所以她恍惚的视线里，警察手忙脚乱地做出的全是舞蹈动作。警察动手的时候，钱家珍的哭声节奏感很强也很乱，类似于迪厅里重金属音乐的不合乐理的伴奏。

陈小莉是被架着出门的，她的感觉很好，有一种婚礼般的眩晕，手铐如同婚礼上纯金打造的手镯，很温暖。

陈小莉被塞进警车的时候，人已经睡着了。

这时候，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十六户街坊们不干了，警察在这院子里抓人就像取走他们临时放在这里的一双拖鞋，太随意。于是，除了在外摆摊没回来的，一二十号男女步调一致地从厨房的油烟中冲出来，他们手里攥着煤钎、老虎钳、扫帚、锅铲、玻璃奶瓶情绪异常激烈，卖完早市猪肉刚到家的胡连河手里甚至握着一把血迹未干的杀猪刀，“凭什么到七十六号乱抓人？”

七十六号院子里住的都是穷人，穷人的日子是靠相互帮衬着过下去的，谁家烧饭做菜缺盐少酱油或忘了买大葱生姜，到邻居家厨房里随手拿了就用，跟共产了差不多，几十年来的日子就这么从解放前一直过到了解放后，毫无变化。大院里的人都是一家人，家里矛盾再大，对外枪口是一致的，所以警察抓走陈小莉一个人，等于是抓走了七十六号大杂院里的所有的人。

警车被街坊们堵在三圣街狭窄的石板路上，进退两难。

陈小莉犯了什么罪错，大家不知道，警察也不说，那位比较胖的警察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没必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抓人，而且警告街坊已经妨碍了正常执法，胖警察用警棍顶了一下帽檐，又指向胡连河的鼻子，很轻松地说，“你以为我们今天手铐带少了是吧？你上前一步来试试？过来！”胡连河被警察轻松而挑衅的语气吓愣住了，他灰紫的嘴唇哆嗦着，牙齿咬着的半截香烟和手里的杀猪刀同时掉到了石板路上，杀猪刀落地溅起一个火星，火星瞬间熄灭，刀就缺了一个大口子，像被敲掉了一颗门牙。胡连河嘴还硬，“我杀猪，没杀人！”

蓝白相间的警车在众人举棋不定的一刹那，拉响警笛，很莽撞地从狭窄的巷子里一头向前冲去，在街角拐弯处警车撞翻了一个垃圾桶，垃圾桶里钻出几只惊惶失措的老鼠。

钱家珍抱住街边的一根歪了的电线杆哭得声嘶力竭，她的喉咙里咕咕噜噜地发出母牛在挨刀前绝望的喘息与嚎叫，而她丰满得有些臃肿的身子让人很容易想起一口袋面粉。

缺了牙的吴奶奶当着街坊的面数落钱家珍，“小莉还不是你惯坏的，她要是不犯错误，公安不会来抓人的。哪有像你这样当妈的？”吴奶奶的牙齿漏风，字句却是牙啃骨头一样硬。

钱家珍止住哭，泪水在秋天的阳光下无色无味，她为自己辩护说，

“不让她出去，她不听话，我有什么办法。这个星期我才打了三回牌。”

巷子里趟过一阵猛烈的秋风，电线在风中呜呜作响，大杂院里飘出的蜂窝煤烟在风中碎了，一些炒辣椒的味道和酱油的气息凌乱地穿插在风中，悬在头顶上的太阳药水浸泡过一样苍白。街坊们陆续走进院子，走进自家的厨房，心里怦怦乱跳，他们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地将警察抓人事件上纲上线，大多数人认为，“陈道生在外忙挣钱养家，陈小莉毁在钱家珍手里。”

钱家珍被扔在街坊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后面，她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巷子，两只手死死地攥住衣服的下摆，一筹莫展。

陈小莉被大盖帽警察塞进警车的时候，陈道生正在“道生服装店”向大盖帽求情，他苦着脸说自己一个月根本卖不了一万块钱服装能不能少交点，那位嘴上留有一络胡子的大盖帽用生硬的手指骨节敲着收银台上的饭盒生硬地扳过脑袋，“减税？你们这些服装贩子们真是心太黑了，有钱吃喝嫖赌包女人，没钱交税？抗税比偷漏税处罚更重，直接进看守所吃八大两去！”说着又重重地拍了一下饭盒，盒盖震翻了，饭盒里的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已经凉了，他嗅了嗅了鼻子，“这可比牢里的饭好吃呀！来钱！”说着头也不抬地向收银台伸出手，五根骨节粗硬的手指在中午寂寞的空气中熟练地抖动着。

店员于文英从抽屉里摸出三百块钱递给大盖帽，声音软弱地说，“也就是跟你商量商量嘛，哪敢不交呢。”陈道生也凑过来递上一支烟，并迅速地给大盖帽点上火，“说说罢了，哪个愿意坐牢呢。”

“坐牢”两个字还没说完，陈道生裤带上的传呼机响了，一看传呼号码，是三圣街街口秦大爷小卖部的电话，陈道生一路小跑到电话亭回话，电话那头秦大爷喉咙里憋着一口来不及吐出的痰，声音咕噜着说了一句，“好像你家里出事了。”

从四里河服装一条街到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不到三公里，沿河穿过两条寂寞的老街和一个热闹的菜市场，再拐过已经卖掉的双河机械厂围墙，就到了三圣街街口了，街口秦大爷几十年与杂货铺相依为命，他跟三圣街一道进入风烛残年，抽风的手指长年累月抖个不停。

陈道生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破自行车，一路狂奔，沿途一

些不明真相的行人以为发生了抢劫案。车速太快,自行车与一辆迎面呼啸而来的警车差点撞个正着,陈道生避让不及,自行车斜刺着撞向河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

陈道生摔下车的姿势像体操运动员失败的前空翻,人从车龙头上空蹿出去,膝盖骨撞在树干上,树皮撕破了裤子,血从裤管里流出来,陈道生倒在地上看到了天空在旋转,与天空平行的自行车轮也歪曲着旋转,疼痛以一种活刚的方式由里向外一刀一刀地刚着他的骨头。

陈道生摔倒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警车里的人朝着他摔倒的方向叫了一声“找死呀”,更不知道警车里面的女儿陈小莉戴着手铐正做着腾云驾雾的美梦。

中午时分,路上的行人很少,有几个过路的热心人救死扶伤地拉起陈道生又提醒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走了,陈道生很勉强地扶着树站起来。一个背着灰色旅行包的年轻人恰到好处地悄悄凑过来,他捋了一头长发,向四周看了看,见路人已走远,从怀里摸出一把雪亮的刀子,说,“藏刀,下次再遇到打架斗殴什么的,一刀就废了,来一把!”陈道生摇摇头,抹了一把嘴上的灰,“没打架,摔倒的。”年轻人又从包里掏出一盒砖头一样黑乎乎的东西,“正宗黄色录像带,日本的港台的都有,真刀真枪的,在家养伤的时候看一看,我包你眼睛喷血。”陈道生看着长头发手里晃着刀子,只好说一声,“身上没带钱!”

陈道生摇摇晃晃地推着变形的自行车迈着变形的步子回到了七十六号大院,一进家门,见钱家珍坐在一张开裂的小方桌边有板有眼地哭着。小方桌上,两碗米饭、一盘炒豇豆、一碗丝瓜汤挤在一起死气沉沉,一点热气也没有,看上去像庙里祭祀供奉已久的斋饭,而几只饥饿的苍蝇胆大妄为地盘旋在饭菜上空,然后停在上面大吃大喝,这让陈道生感到这个家脆弱到连苍蝇都敢欺负,一贯怕老婆的陈道生终于克制而有限度地对钱家珍表示了不满,“这么多苍蝇,也不赶一赶?”他挥着因恼怒而僵硬的手很徒劳地打着苍蝇,苍蝇像听了口令一样一哄而散,“饭菜都盛上桌了,小莉呢?”

钱家珍本来已经哭得索然无味了,陈道生的责难如同添油加醋,于是她就变本加厉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扑向陈道生,手抓脚踢,“都是你这个窝囊废,不给小莉找工作,还让公安抓走了。”

钱家珍的手用力不够均匀，所以陈道生脸上只留下了三道深浅不一的血痕，他捂着脸，受伤的腿和牙齿剧烈地抽搐痉挛，他简单地摇晃了一下，一屁股跌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地上几只猝不及防的蚂蚁稀里糊涂地就死在了他的屁股下。陈道生脸涨成青紫的颜色，他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指向钱家珍，像杨白劳控诉黄世仁毁了女儿一样，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接着整个七十六号大院里人都听到了陈家老屋里激烈的争吵叫骂声和摔碗砸盆的声音，一般家庭战争中最先牺牲的就是锅碗瓢盆，陈家也不例外。大杂院里的邻居们在碎玻璃一样的尖叫声中，趿着鞋、端着碗过来了。

见屋里来了许多人，钱家珍倒在地上又哭又滚，两条白胖的腿乱蹬一气儿，左脚上的一只绣花拖鞋已经下落不明了。陈道生抱着腿坐在地上，目光呆滞，神情麻木，他嘴里自言自语念念有词，“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钱家珍继续在地上打滚，喉咙里吐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冲家了，这个家完了！”

好管闲事的吴奶奶指着打滚的钱家珍说，“家冲在你手里，小莉整天脸上抹得青面獠牙的，衣服穿得花里胡哨的，深更半夜不回家，你是怎么管教的？道生多苦，一天忙到晚，哪有空管教孩子？”

钱家珍突然止住打滚，她从地上爬起来，指着陈道生，“我要不是找这么一个窝囊废的丈夫，小莉工作不就早安排好了，哪会出去鬼混？”

吴奶奶说，“这院子里没工作的多呢，都进局子里去了？我家红丽不也自食其力了吗？”吴奶奶的孙女吴红丽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

当保镖的赵天军刚刚睡醒，他甩了甩麻木不仁的胳膊，拉起陈道生说，“也许过两天小莉就放回来了，公安经常乱抓人，我们夜总会老板还被带到局子里去过呢。”

于是，大伙就沿着这一思路去安慰陈道生，越说越轻松，大伙一致认为小莉还是孩子，也就是贪玩，又不会去杀人放火，没什么大事的。卖卤菜的洪阿宝一身花椒茴香的气息，他盲目乐观地开导陈道生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对吧？国家主席都能背上冤假错案，待业青年陈小莉抓错一回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情绪相互传染，屋内的气氛立刻就轻松起来，大

家就都很轻松地劝陈道生两口子赶紧吃午饭，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公安很快就要放人，钱家珍甚至不切实际地说，“我要让他们上门道歉，这帮人太凶了。”

胡连河手里没有杀猪刀了，他捧着已舔光了的空碗说了一句，“我听那个胖公安在给小莉戴手铐的时候对钱家珍说这回肯定不是拘留了，还说了一句赶紧找律师的话。可能钱家珍没听清。”

这话像往一锅热油里泼了一盆水，立即就炸锅了，所有人的脸都青了。过了好一会，有人建议，“找一下刘思昌！”

刘思昌是七十六号大杂院里走出去的最有本事的一个人。

午后的阳光从窗台上撤走，院子里油烟气息也逐渐虚无，陈道生听到屋顶上空飞过一群鸽子，鸽哨声清晰而明亮。

2

“圣保罗夜总会”二十二楼顶部密集的霓虹灯通宵达旦地闪烁着欲望的光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灯光在夜空里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地蹦跳着，那是一种挑逗的姿势，类似于一个浪荡女人抛出的媚眼或用猩红的嘴唇在别有用心地吮吸涂满指甲油的手指，因此它也就成了这座城市寻欢作乐的一个标志性的细节。

夜总会通常流露出的是原始欲望，大门口车水马龙，灯火灿烂，迎宾小姐们身披红色授带脸上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微笑，身材与迎宾小姐一样高挑迷人的陈小莉进门时，居然将一粒瓜子壳吐到了迎宾小姐的脖子里，她正准备说对不起，一阵骚动从后面席卷而来，两个肌肉结实戴着墨镜的年轻人簇拥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上了台阶，两排迎宾小姐全都弯下腰声音整齐地喊道，“杨董事长好”，小莉看到瓜子壳从那位迎宾小姐的脖子里掉到了地毯上。

陈小莉也就是在迎宾小姐们共同弯腰的时候看到保镖赵天军的，她拉住赵天军肌肉扎实的胳膊，“军哥，不要跟我家里人说我来过夜总会。”赵天军用黑色的眼睛看着小莉，嘴里露出一口白牙，他耸了耸肩说，“夜总会怎么了？我不也在夜总会上班吗？你来过这么多回，我哪次告发过你？”小莉捣了她一拳，“我爸知道了要砸断我的腿。晚上我请你跳舞好不

好？”赵天军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我就喜欢断了腿的美女做老婆。”小莉跺着脚骂了一句，“赵天军，你不得好死！”

陈小莉没进包厢，她坐在二十二楼舞厅拐角的一个卡座里，点了一杯最便宜的茶水，然后百无聊赖的目光停留在舞池里，舞池有一个篮球场大，身份不明的男女们像鱼一样在池子里游来游去。灯光总是被音乐控制着，抒情的乐曲响起的时候，灯光就暗了下去，此时跳舞就成了一个装饰，一个放荡身体的借口，男女们在幽暗光线的掩护下，搂抱在一起，手与身体的关键部位相互勾结，紧密配合。舞蹈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见不得人的欲望塑造成艺术的造型。一曲终了，灯光刹那间大亮起来，许多人沉溺于暧昧的纠缠中来不及做出反应，他或她的手依然滞留在对方不该放的地方忙碌着。等到节奏疯狂的迪斯科舞曲响起来的时候，陈小莉感到在超重低音和重金属音乐的联合轰炸下楼顶随时都会被掀翻，她的心里有些慌，脸上的汗也憋出来了，老四还没来，她有点撑不住了，骨头里像是有成群结队的虫子钻了进来，又痒又麻，可这骨髓深处的又痒又麻抓不着挠不住，她真想一刀劈裂骨头，可身上没刀，于是她用牙使劲地咬住嘴唇。迪斯科音乐如洪水猛兽铺天盖地地压下来，灯光像是机枪点束扫射，将舞池里男女们切割成卡通动画片，陈小莉忍无可忍地跳进池子里，在群魔乱舞的疯狂中接受枪林弹雨的扫射和粉碎。

浑身汗湿了的陈小莉最后在女洗手间里才找到了她认识的陪舞女黄娟，黄娟正躲在洗手间门后点上锡箔纸，一缕青烟刚刚飘起来时，小莉就像一个优秀的射手一样，准确无误地一把夺过冒烟的锡箔纸，大口大口地吸起来，“娟姐，我会给你钱的！”一脸愕然的黄娟冲过来，死死地拽住小莉的胳膊，“我也没货了，你不能独吞。”于是小莉将锡箔纸递到了黄娟的鼻子下面，两人患难与共地吸了起来，她们像两只相依为命的猫在争食生命中的最后一条鱼。当白粉在锡箔纸上变成黑灰后，黄娟将苍白的手伸向小莉，“我花两百块买的，你得给我一百。”小莉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过两天我会给你的。老四说今晚给我带货来的。”黄娟说，“老四就白给你了？他是个王八蛋！”

王八蛋老四说好了晚上九点给小莉送两包粉到圣保罗夜总会，条件是小莉陪她睡两晚。最近两个月来，小莉的粉都是跟老四睡觉睡来的，这个王八蛋最早是靠夜总会拉皮条的小混混，后来见倒粉收入高，就死

皮赖脸地让小莉给他一点货,尝到甜头后又缠着以贩养吸的小莉跟她的上线焦大头接上头,为了独霸圣保罗的生意,老四将夜总会头牌舞女叶莺送到了焦大头的床上,然后与焦大头联手把小莉甩了,焦大头对眼泪鼻涕双管齐下的小莉说,“你要货量太小,又是个女孩子,风险太大,以后就找老四拿货吧!”十九岁的小莉一直是弄一点货给歌舞厅的舞女和常客,相当于发扬风格互助友爱,自己只是赚一点差价维持吸粉,没钱的日子得过且过就罢了,可焦大头突然断货,无异于突然断送性命,她要活下去,只能让自己成为老四手心里的一只既逃不出去又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蚱。老四只要打传呼想睡小莉,小莉必须随时赶到,交了货,然后他们就到街头小旅馆开房睡觉,小旅馆肮脏透顶,掀了被窝,里面就会爬出臭虫,地上的老鼠公开地咬着房客落下的花生仁和瓜子壳,霉烂潮湿的气息像呼吸一样稠密。小莉要到老四住的地方去睡,老四不干,他说,“你想把公安带过去拿奖金是吗?老子把你牙给拔了!”老四住哪儿,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一条道上的人都是代号、假名字,只有小莉是真名,身上揣着真的身份证。

走出女洗手间,陈小莉急于要甩开跟着要钱的黄娟,步伐太快加上鞋跟不稳就一头撞上了一个头发稀少肚子肥沃的老头。老头从男洗手间出来,刚刚甩干手上的水,正在准备将裤带的位置进一步校正的时候,与陈小莉撞了个满怀,老头最初感觉到一种柔软,抬起头发现高挑冷艳的女孩小莉像一枚子弹射中了他蠢蠢欲动的内心,他咧开一嘴被雪茄熏黑了的牙齿,“小姐,我还想多活几年的呀!”小莉连忙说对不起。后面的黄娟赶过来惊叫了一声,“啊,是孟总!”那叫声像是死里逃生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又像是大海捞针般地抓住了死有余辜的仇敌。

黄娟很夸张地挽着孟总的胳膊介绍说陈小莉是自己的妹妹,又对陈小莉介绍说孟总是香港老板孟扶根,是圣保罗的VIP客人。头发稀少的孟总很含蓄地笑笑,眼睛却死死地盯住陈小莉身体的重要部位,“陈小小姐,幸会,幸会,交个朋友吧!”

事后陈小莉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不假思索地跟孟老板去了“皇宫假日酒店”,就像跟自己父亲回家一样,一点也不紧张,甚至还有相当的安全感。虽说陈小莉经常出入舞厅,起初只是玩,后来是因为舞厅吸粉、买卖粉方便,她既没当舞女陪过舞,也没卖过身,要说有,那就是跟老

四,与其说卖身给老四,还不如说被老四胁迫着失了身。第一次失身是在一个天空飘着小雨的黄昏,她麻木得很,就像是被做了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割去了身上多余的一块肉瘤一样简单。这就是说,很多概念中很严重的事情一旦成为事实后却根本没那么严重。所以,孟老板站在洗手间门口咬着陈小莉的耳朵说,“三千行不行?”陈小莉笑着说了一句,“五千。”孟老板捏了一把小莉的屁股,“行!”他们几乎是轻松地甚至是非常友好地成交的,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哥们在酒桌上碰杯喝酒,甚至还弥漫着一种温情。

孟扶根在走出一楼电梯时,他用大哥大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在包厢等他的朋友们自己玩,他先走一步了。孟扶根挽着小莉的胳膊,走向一辆停在广场上的“凌志”轿车,“圣保罗”夜总会的声音闷在身后的钢筋水泥里面,类似于一个人被掐住脖子发出窒息的呜咽。

五星级“皇宫假日酒店”灯光和墙壁都是傲慢的,它们辉煌而冷漠,拒绝着所有贫穷的姿势与表情。陈小莉走进酒店后根本没有勇气东张西望,她只有吊着孟总的胳膊才能感觉到自己与这个豪华空间的默契,一八〇九房间门打开后还没完全关上,孟老板就死死抱住了小莉,他用皮鞋后跟撞上了房间门,烟草味酒味很重的嘴开始乱啃乱咬,小莉一下恶心起来,她听到孟老板肥沃的肚子里咕咕噜噜发出怪叫声,头顶上寥寥无几的头发乱如枯草,她大声嚷着,“你干吗?你不是人呀?”孟老板松开小莉,愣住了,既而又干笑了起来,“好,还没哪个女人敢对我发过脾气,刺激!”

孟老板要小莉跟他一起洗澡,小莉还是恼怒地嚷着你是畜牲呀,孟老板只好独自去洗,进卫生间前,他笑得过于放松从而不经意地流下了一绺口水,“那你就等着畜牲如何来收拾你吧!”等到卫生间水声匆忙而喧哗地响起来时,小莉有些后悔了,她真不该来,这个全身比例严重失调的糟老头让她的眼睛里像被扎进了玻璃碴一样痛苦,于是她拿起床头电话给老四打传呼,老四很快就回过来了,小莉在电话里骂道,“老四,你这个王八蛋,说好九点,你死哪去了?”说着她哭了起来,老四在电话里毫不示弱,“你他妈的混出人样来了是吧,都敢往大酒店当婊子了,赶快过来陪老子,不然老子废了你!”小莉手放下话筒,却像拿起了炸弹,心里很恐惧,她本能地看了看手,手里一无所有。